

晚清小说期刊

新小说

第九至十二号



評士浪虎臥 著子嘯獨天海



石 媧 女

新著
小說
奇絕
壯絕

(編 甲)

半 角 二 價 定 冊 一 全 裝 洋

女媧石者無鬚之水滄傳也

女媧石者有血之紅樓夢也

女媧石者俄國虛無黨之化身也

女媧石者日本櫻田門之攝形也

女媧石者科學家言也泰西二十世紀未來之科學也

女媧石者文學家言也中國千餘年來遺傳之文學也

發行所

東亞編輯局

代售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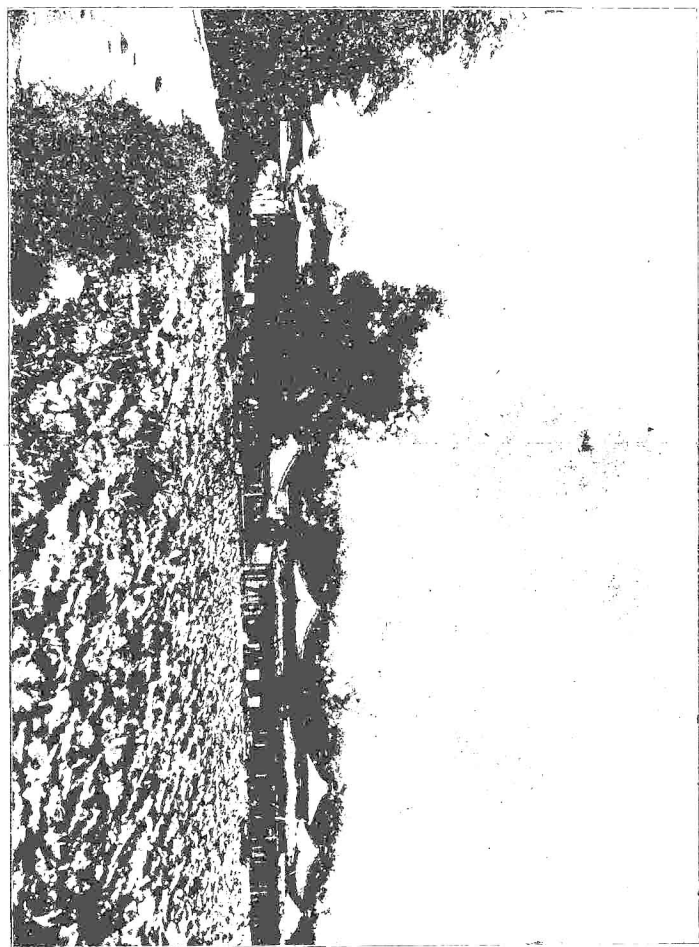
廣智書局
上海各大書坊

圖之逮捕民市黎巴被六十第易路王法

日十二月六年二十九百七千



北 京 內 海 全 景



新小說第玖號目錄 光緒三十年六月二十五日補印發行

●圖 畫

法王路易第十六被巴黎市民逮捕之圖

北京宮內北海全景

●歷史小說

痛史

我佛山人

第四回罵賊臣張貴發嚴辭 逐靈樞韓新當說客

●第五回叛中國呂師襲降元 聞警報宋度宗晏

駕●第六回死溷廁權姦遺臭 請投降皇帝稱臣

●社會小說

四五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三回走窮途忽遇良朋 談仕路初聞怪狀

●法律小說

五七

宜春苑 (續第八號)

法國某著 無欲羨齋譯

●寫情小說

八一

電術奇談

東莞方慶周譯述

第三回沈淪點士河可憐歸客

徬徨新水驛急殺

佳人●第四回苦纏綿徹夜相思

生懊惱沿途打

●偵探小說

一〇五

毒蛇圈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第三回賞知音心傾世姪

談美術神往先師●第

四回醉漢深夜送良友

迷途黑夜遇夕人●第五

回醉酒漢權當抬轎夫

守病人喜逢警察卒

●傳 奇

奇

一三五

警黃鐘

寄 憤 生

序●例言●第一齣宮歎

●割記小說

一四三

嘯天廬拾異

嘯天廬主草稿

周將軍●潘某●曹孝女●鬼烈婦●某生●屠者 婦

●雜錄一……………一五三

豪傑指南 奴隸生

序●一預備時期●二運動時期●三實收時期

●雜錄二……………一五九

燈謎叢錄

●雜謠歌一……………一六七

汴梁行 東莞生

●雜歌謠二……………一六九

粵謳新解心四章 外江佬戲作

學界風潮●鴉片烟●唔好發夢●中秋餅

●附錄……………一七三

小說叢話

售報價目表

日本			中國		
地	各	本	地	各	本
一冊	六冊	十二冊	一冊	六冊	十二冊
四角	二元二角	四元	四角四分	二元四角	四元五角
日本通用銀			中國通用銀		

凡日本郵局已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三角未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一元凡定閱交報費者務祈將郵費一併交下乃能奉寄

告白價目表

一頁七元	半頁四元	一行四角
------	------	------

編輯兼發行者 趙毓林
印刷者 岸太郎

歷史
小說 **痛史**

我佛山人

第四回 罵賊臣張貴發嚴辭 送靈樞韓新當說客

原來張世傑疊次奉了詔旨。叫他退援江洲。你想他在外領兵。那里知道這詔旨是賈似道留夢炎做鬼呢。他只知道是江洲危急。所以朝廷要他去救援。然而又沒有派人來代守鄂州。想來朝廷的意見。是連江鄂兩州的責任。都付在我一人身上的了。當下會集了衆文武商量留守鄂州的人。衆文武都說朝廷既沒派人來代守。這責任仍在將軍身上。好在公子隨任在此。就很該交付與公子代理。別人是斷不敢僭越的。世傑恐怕國威年輕。諸事不諳。再三要另舉能員代理。爭奈衆文武一定不從。又說道。雖然公子年輕。我等竭力輔佐是應當的。至於權領這印綬是萬萬不敢。世傑無奈。只得將鄂州印綬交與兒子國威。再三叮囑小心在意。留下張順張貴李才及一班文官佐國威守鄂州。令陳玘帶領一萬水師從水路進發。自家領二萬陸兵由陸路進發。均向江洲而去。

伯顏打聽得這個消息。連忙飛檄張弘範。叫他撥一支水軍去追陳瓚。自家又令葛離格達率領十員副將。由陸路去追張世傑。料來他赴援心急。一定無心戀戰。這番趕去。雖不能一戰而定。却也可以掩殺一陣。葛離格達領命而去。却被李才預伏一軍在城外。抵死擋住。葛離格達不得前進。只得退回報與伯顏。伯顏便教請了張弘範來議事。直議至天晚。尙未決計。忽報鄂州城中有一名逃卒來投降。口稱順報軍情。伯顏教喚進來。那逃卒一步一拐的進來。見了伯顏。叩過頭。口稱被張順責打。因此氣忿逃出。便報軍情。伯顏問有何軍情。逃卒道。張順料得將軍這邊一定派水兵去追陳瓚。今日特派流星馬由江邊趕去。約定陳瓚。倘元兵追來。即當返戰。他這邊親率水師趕去。預備前後夾攻。伯顏聽說。便叫將這逃卒留下。與弘範商議此事。弘範道。事不宜遲。我已定下計了。如今急要回去調度。包管這回殺得宋兵片帆不回也。說罷匆匆辭去。先差一匹流星馬也沿江邊趕去。止住水軍。叫且莫追趕。又另外授了一個計策。然後

自家指撥各水軍。只待探得宋兵起碇。這裡也隨後趕去。原來張順見李才擋住了葛離格達。便到張國威處獻計。言元兵既領由陸路追趕。則水路一定也是不免的。不如去知照陳瓚。叫他且止住勿行以待元兵。這邊另用水軍追去。前後夾攻。可獲全勝。國威從之。當下張順便去分派撥出數十號無用的船。船中滿載乾柴硝磺引火之物。每十船作一排。用鐵縷相連。每排之中。却夾着戰船一號。吩咐追近敵兵時。即放起火來。將本船鐵縷解開。由衆火船順流而下去燒敵兵。自家同張貴率領百號戰船。隨後接應。調撥既定。專等是夜天將黎明時。悄悄起碇。張順仍自出外巡哨。恰見一個兵丁犯着軍令。張順便按軍法把他責了數十棍。及是夜來查點軍士時。却少了一名。知道一定是被責的逃去無疑了。急來見張貴商量說。倘這兵逃去。將我們之計洩漏與敵人。豈不是大誤事。張貴道。既如此。我們不等黎明動身。就此即刻起碇。料他縱然知道。也調撥不及。張順依言。同去回過了國威。即刻起行。先打發放火船去後。自家

方纔同張貴督領各戰船。浩浩蕩蕩向下游趕去。趕至次日黃昏時分。望見前面火光火起。烟霧蔽江。知是前船放火。忙叫揚帆鼓槳。迎將過去。走不到十里江面。只見衆火船東飄西蕩的散滿一江。火船那邊却是旌旗招展的。不知多少戰船。一字兒排着迎上來。這回料是陳瓚回兵。正欲合兵一處。會同追剿。不期兩面行近時。忽聽得一片胡笳聲響。來船却是元兵。張順大驚。急揮衆船上前接戰。正在酣戰之時。忽報後面元兵趕至。張順忙教張貴分兵往後迎敵。吩咐道。不幸吾計不成。反中敵計。我二人惟有以身報國的了。不過多殺一個敵兵。總替中國百姓多除一個禍患。大家努力去幹罷。說罷。仍揮兵迎敵。張貴自去擋住後面。這裡張順明知不能取勝。仍是抵死向前。戰至天將黎明。身上中了六箭。着了四槍。支持不住。大叫道。生不能殺敵矣。死當化作厲鬼。去咬盡蒙古人也。遂投江而死。兵士飛報與張貴。張貴惱得火星亂迸。慘得肝腸寸斷。併力向前。要替張順報仇。忽然一枝冷箭迎面飛來。張貴急躲時。已射中了肩窩。急急拔

下箭頭。敵船已近。兩舷相擦。敵將一槍攔來。被張貴挾住。那將趁勢跳過船來。敵兵也紛紛過船。殺散衆兵。將張貴縛住。解到中軍船上。來見張弘範。看官須知這番這一枝宋朝水軍。要算是全軍覆沒的了。當下張貴來到中軍船上。只見張弘範頭戴胡冠。身披胡服。得意揚揚的居中坐着。董文炳呂文煥分坐左右。還有許多中國人都侍立兩旁。不要說這班都是降將了。弘範見了張貴。便叫他投降。張貴直挺挺的立着。一言不發。弘範以爲他有心要降了。便道。久聞將軍勇略過人。倘能棄暗投明。取斗大黃金印。猶如反掌。人生圖的不過是功名富貴。我勸將軍切休執迷不悟。倘能爲大元朝做個開國元勳。將來紫光閣上。恐怕少不了將軍的圖像呢。張貴也不言語。兩隻眼睛只瞪着弘範。半晌發話道。我好。不明白。弘範道。我這是披肝瀝胆的好話。你如何不明白。張貴頓足道。我好恨。弘範道。你又恨甚麼。張貴道。我不明白。中國很乾淨的土地。種出很乾淨的米麥。如何養成你們這一班齷齪無恥全沒心肝的小人。我只恨我。

姓張的人從來是堂堂正正忠義相傳的如何忽然生出你這個東西將來倘使有人要著姓氏譜尙友錄等書把你這東西的姓名也收了進去豈不辱沒了我姓張的麼弘範大怒方欲說話張貴又搶說道老實對你說罷你要叫我投降須知我張貴自祖宗以來便是中國人我自生以來食的是中國之毛踐的是中國之土心中何嘗有個甚麼難祖來不像你是個忘根背本的禽獸只圖着眼前的富貴甘心做異種異族的奴隸你去做奴隸倒也罷了如何還要帶着他的兵來侵佔中國的土地殺戮中國的人民我不懂中國人與你有何仇何怨鞭子與你有何恩何德你便喪心病狂至此地位難道你把中國人民殺盡了把中國土地佔完了將一個堂堂大中國改做了韃靼國你張弘範有甚麼光榮麼看你這不倫不類的你祖宗付給你的肢體沒有一毛一髮不是中國種你却穿戴了一身胡冠胡服你死了之後不講見別人你還有面目見你自家的祖宗麼這話不是我罵你我只代中國的天地神聖祖宗罵

你還代你自家的祖宗罵你一席話。罵得張弘範閉口無言。手脚冰冷。面目改色。幾乎氣死。兩旁立的降將。本來都是中國人。聽了這一席話。起先也是汗流浹背的。到了後來。老羞成怒。由不得張弘範做主。也不等號令。一個個拔出腰刀來。把張貴亂刀砍死。他那點忠魂。只怕去會張順去了。當下弘範氣過一陣。叫抬去張貴屍首。便要追趕陳瓚。董文炳獻計道。如今縱追着前兵。勝了一仗。頂多不過覆沒了他一軍。莫若回兵。用計去襲了鄂州。方爲上着。弘範依言。一面用輕舟逆流而上。追捉宋家敗兵。不許放一名回鄂州去。一面將奪得宋兵的旗幟衣甲。叫自家兵士扮了宋兵。轉過船舵。向鄂州而來。因是逆流。故行了三日。方纔得到。這日早晨。離鄂州只有五十里。弘範便叫泊住。等到黃昏時分。方纔起碇。趕到鄂州。已是深夜。叫軍士打着燈球火把。去叫城門。只說是張順張貴兩將軍得勝而回。城上守兵不知就裡。望見是自家兵馬。即開了城門。元兵一擁而入。李才正在各處巡哨。聞警急來迎敵。爭奈元兵來的勢大。城中雖

說戒嚴。却只在城上安置守具。並未曾準備巷戰。李才左衝右突。終歸無用。眼見得大事已去。又念着縱然殺得出去。有何面目去見世傑。遂拔劍自刎而亡。却說張國威在州衙內忽聽得外面人聲鼎沸。情知有變。急忙披掛。待要上馬。忽然來了一隊元兵。將州衙圍住。一員敵將策馬闖入中門。棄槍下馬。對國威拱手道。賢弟別來無恙。國威倒覺得愕然。定睛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表兄韓新。原來韓新是世傑的外甥。所以同國威是表兄弟。從小在世傑處學了一身武藝。後來只爲干戈撩亂。久不相聞。這韓新存了一點貪生怕死之心。忽然又生了一個圖取功名富貴之心。所以投到蒙古軍中。派在張弘範帳下差遣。是夜賺開城門。領兵入城。也有他一分的功勞。當下國威問道。賢兄不是投了蒙古麼。韓新道。正是。如今我受了定遠大將軍之職。國威道。然則來此何事。韓新道。來保護賢弟國威道。如此說。賢兄是要投誠反正了。果然如此。就煩賢兄助我一臂之力。出去殺敵。韓新道。如今滿城都是元兵。如何去殺。國威道。難道不殺。

他在此坐以待斃。韓新道：「我正是恐怕賢弟見城池已破，萌了那迂腐的見識，所以特地來勸你。」國威怒道：「如此說，你不是投誠反正，却來勸我降敵了？我念一點親情，不殺你，你快走，不要誤我的事。」說着要去取他那方天畫戟。韓新一把拉住道：「賢弟何苦如此？豈不聞識時務者爲豪傑？如今任你出去，難道你還殺得出城麼？俗語說的：『螳螂尙且貪生呢。』」國威大怒，伸手指着韓新面上就是一拳。韓新也大怒道：「我好意相勸，何得無禮？」國威厲聲道：「你背了你的祖宗，負了我的姑母，反顏事敵，這便無禮！」韓新又低首下心的說道：「我念着一點親情，特來相請。賢弟何苦執迷不悟？」國威大怒，啐道：「無恥的囚徒，誰與你有親情呢？莫說你我是異姓的表兄弟，就是我同胞的親兄弟，你反顏事了敵國，也要義斷恩絕，以仇敵相待的了。」韓新只是苦苦攔住，要勸他投降。國威正色道：「你倘要在韃子跟前立功獻媚，我將這顆腦袋送給你，去請功，倒可以辦得到。他事你不必向我纏繞，你去罷。」用手指着門外道：「你看你的夥伴又來也。」韓新回

頭看時。國威順手拿著權守鄂州的一顆銅印。照頭摔去。韓新眼快。連忙躲時。肩上已着了一下。不覺大怒。拔出腰刀殺來。國威也拔寶劍相迎。二人就大堂上戰鬥起來。外面元兵看見主將動手。也一擁入內。長槍短劍亂下。可憐可敬一個少年英勇的張國威。念了大義。滅了親情。死於亂兵之下。却說元兵當夜破了鄂州。足足的殺掠到次日晡時。方纔稍定。先後生擒的兵士不下千餘人。張弘範便傳令他叫們投降。他們却一個都不肯降。弘範正待發落時。忽報伯顏入城勞軍。弘範迎入。伯顏先向弘範賀喜。然後向衆將士一一撫問。說起生擒衆兵沒有一個肯降的話。伯顏道我不信有此事。掠不肯降的殺了幾個其餘自然降了。說罷同弘範親到校場。叫將虜來衆兵。先捆在東面。叫一名過來問他肯降不肯。說不肯就拉到西面殺了再叫一個來問。說不降。又拉去殺了。一連殺了數十名。還是沒有肯降的。伯顏也覺得奇異。於是叫過幾個來問道。你們如果降了。兵餉比中國加上兩倍。你們願降麼。幾個同聲說道。就加到十倍甘